



赠你， 以年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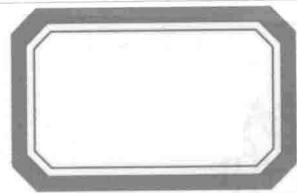
长安夜雨作品
Chang'an ye yu works

Zeng ni
yi nian hua

网络原名：
《朝欺暮待》

长安夜雨“都市童话爱情系列”
再掀华美新篇。

无论前方是陌上花开或漫漫长夜，始终有你，在我身边。



长安夜雨 作品

chang an ye yu works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赠你以年华 / 长安夜雨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4.8

ISBN 978-7-5399-7470-5

I. ①赠… II. ①长…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32863号

书 名 赠你以年华

作 者 长安夜雨

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策划 石 颖 王红依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编辑 萨 萨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字 数 172千字

印 张 16

版 次 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7470-5

定 价 25.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Zeng ni



完全不具备摩羯女的特点，无
毅力不冷静还大大咧咧，喜欢童话
喜欢幻想喜欢一见钟情，最近又爱
上了竹马青梅。看文时无虐不欢，
写文时却对自己的孩子痛不下杀
手，所以部部都甜。

已出版

《翩翩不是你》
《不愿错过你》

出版统筹：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策划：石 颖 王红依

责任编辑：胡小河 姚 丽

文字编辑：萨 萨

封面设计：小茜设计 Minigian

封面插图：三 乖



书名：翩翩不是你

作者：长安夜雨

定价：25.00元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心情坊推荐：

原名《时光的城》

晋江排行榜强推超级甜宠文——

长安夜雨“都市童话爱情系列”巅峰之作。

那些过去的记忆，

原来只是这一场异彩流光的狭路相逢。



书名：不愿错过你

作者：长安夜雨

定价：25.00元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心情坊推荐：

谁年少时，没有放弃过一段爱情？

长大后才发现，我们放弃的，或许是自己的一生。

爱情伊始，她犹豫不决，他却不惜抛却所有。

决然分离，她抽身远走，他独自在原地徘徊。

他们的再次相遇，是命运的玩笑，还是，有人不愿错过？

北京魅丽心情坊交流互动区

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sunnyhouse1314>

投稿邮箱：

xinqingfang520@sina.com

百度贴吧：

北京魅丽心情坊

扫描二维码，参与更多互动！



魅丽文化

女性阅读指南
魅丽文化QQ
800028699



心情坊



魅丽文化
微信二维码



心情坊微信号
sunnyhouse1314





阅读越美丽

开卷好心情



第一章 001

有时候失去总比得到简单

第二章 013

我与你不过萍水相逢

第三章 022

因为有你，才知心动为何物

第四章 042

当初的微笑和眼泪，已经成为曾经

第五章 056

该怎样报答，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第六章 067

同你走过这条路，我却变成你路过的路

第七章 082

其实，失去比不曾拥有更加幸福

第八章 098

你的出现，是我生活的小美好

第九章 114

爱，值得你我义无反顾

第十章 133

还好，我的世界有你的存在

第十一章 148

言出必折，情何以堪



第十二章 160

真相是种伤害，请选择谎言

第十三章 171

诺言像极了刀子，想一次伤一次

第十四章 188

如若缘浅，只求情深

第十五章 201

你若信我，假将成真

第十六章 214

莫失莫忘，莫喜莫悲

第十七章 223

你是我最远最近的梦

第十八章 234

遇见你是我最美丽的意外

番外 238

生男生女

番外 242

此去经年

番外 247

年华赋予你

第一章

有
时
候
失
去
总
比
得
到
简
单



初见唐睿泽的这天，喻白把一整个晚上都耗在了图书馆的顶楼。

这座建在学校正中央、象征着知识至高无上的蓝色玻璃楼是整个大学城的最高建筑，除了特殊节假日，几乎全年对校外人员开放，因此永远是一座难求，可眼下却格外空荡。

喝掉最后一口杏仁茶的时候，寂静的楼层突然喧嚣起来，大批学生一齐涌入，喻白还未来得及摘掉耳机起身维持秩序，陆一鹿就冲到她面前兴奋地大嚷：“打电话不接，发短信不回！那么漂亮的烟火盛宴你居然没去阳台上看！”

喻白皱着眉打了个噤声的手势，待阅览室安静下来后才将陆一鹿拉到走廊上：“烟花而已，有什么好看的。”

“当然好看，不然学生们怎么都涌出去了！大半个城的上空都绽满了礼花，足足一个钟头，这动静！雍学长真是大手笔！你那个姜姐姐也是嫁入豪门，正式婚礼前一天放的烟花竟还比不上人家的订婚宴。”

“姜姐姐和时先生那叫低调。这样多没意思，轰隆轰隆地响了那么久，戴着耳机把音量调到最大都听得到，相不相信并不是做给旁人看的。”喻白摘下工作牌，放到陆一鹿的手上，“替我值个班，我请了几天假去旅行，想早点回去收拾东西。”

“旅行？你要去哪儿？”

“随便走走。”其实无论哪里都好，只要不让她继续留在此地。

“你最近到底怎么了，莫名其妙的，整个人跟我表妹一样，人家是被男朋友劈腿，可你呢，别说恋爱了，连个暗恋的对象也没有过，好好的装什么沉默忧郁。”

“这段时间我心情差是因为……”

“什么？”喻白脸上的凝重让陆一鹿的表情也跟着认真起来。

迟疑了数秒，她还是说了出来：“因为雍佐。”

“切！不是吧，你醒醒！”陆一鹿不以为意地用食指戳了戳喻白的额头，“雍佐那种不正高大英俊还出身不凡的精英学长，是只有那些十几岁的小女孩们才会拿来做梦的，你都多大了？现实一点好不好！我男朋友有个室友，各方面和你都很相配，要不要约出来见一见？”

喻白怔了怔，无奈地一笑，终究没把心事说出口。

教师公寓与图书馆离得有些远，骑车也要七八分钟才能到，这栋长满爬墙虎的红砖楼年代久远，楼梯还是木质的，踩上去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喻白的父母皆在这所大学任教，早在六年前就分到了一套离学校很近的四居，只是搬出去后如今住的这套就要交回去，一家三口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几年，习惯了学校湖畔沉静安逸的气氛，至今不舍得搬离。

喻白的姑姑生病住院，父母一同去探望，此刻家中并没有人，桌上照例留了饭菜和字条，她没有胃口，径直回了自己的卧室。

还未拧开台灯，喻白就瞥到了闪烁在书桌一角的微弱绿光，她心中一动，迅速地拿开盖在手机上的杂志、滑开屏幕——短信果然来自雍佐。

她回了个好字，见约定的时间还早，就打开衣柜一件件地挑。换上最华丽的连衣裙后，喻白又觉得事到如今再这样实在是刻意得太可笑，便穿回原本的运动装，随手绾了个马尾，拿上抽屉底层的锦盒出了门。

刚刚结束的那场烟花表演太过于盛大，整座校园都弥漫着烟雾的气息，隐约地看见那辆停在湖西岸的黑色宾利，喻白却放缓了脚步，握紧了手中的锦盒。盒子里装着一枚裸钻——她二十岁的生日礼物，不过一克拉，于雍佐来说只是份很小的礼物，难得的是钻石腰线上的编码恰是她二十五岁生日的日期，雍佐曾说待数年后她满二十五岁，他就将它镶到婚戒上娶她回家。

这是喻白收到过的最浪漫的礼物，如今再想起当初的甜蜜，除了讽刺余下的只有心灰意冷。

明明是对方连一声分手也不说、一句解释都不给就另娶她人，无辜被欺哄的她此刻却没出息地紧张到连呼吸都急促。

直到喻白走近，雍佐也未开门下车，她深吸了一口气，轻轻叩了叩车窗。

湖边有路灯，她知道他看得清自己，可是过了许久，副驾驶的窗子才缓缓降下。车内没有开灯，周围的雾气又大，只依稀看得清一丁点微弱红光，喻白被浓重的烟味呛得连咳了数声，她的自尊心太强，忍受不了这样的怠慢，没有把准备好的那番话说出口，直接将锦盒扔到车内便转身离开。

确定雍佐没有追上来，喻白更觉得挫败，相对于他的无情，她更恨自己的懦弱

无能，本就不对等的感情，连结束竟也是这样的悄无声息。

“最近一直打电话给我，有事吗？”

她正低头想心事，冷不丁地听到这熟悉的声音，自然惊了一惊。

见雍佐从一部从未见过的红色跑车上下来，喻白十分诧异：“刚刚在湖西岸的那个人难道不是你？”

雍佐看了眼往来的学生，只说：“这儿说话不方便，先上车。”

他穿着整套的白西装，胸口的别针还未取下，上面松松地挂着一串洋兰，大约是订婚礼一结束便赶了过来。喻白想：自己真傻，他平时用的车子眼下自然是要拿去送未婚妻回家的，怎么好开到这儿来。

雍佐仍是将她带去了人烟稀少的湖西岸，刚刚那辆黑色宾利早已不见了踪迹。他停好车，绅士十足地绕到副驾驶替她开了车门：“下来走走？”

“不用了。”喻白坐着没动。

他并没有勉强，慢条斯理地拿出烟盒和火机，又问了一遍：“这一段忙，所以没回电话，有事找我？”

“你就没什么要对我说的？我只想要一个解释。”

喻白的表情太过于执著，雍佐下意识地移开目光，稍稍沉默后才轻描淡写地再次开口：“你还小，所以才会把情情爱爱的事儿看得这么重，等过两年长大了，自然能明白。会者定离，再正常不过，不特地说明也是为了避免尴尬。”

他的话喻白没能立刻弄懂，怔怔了片刻只觉得周身发冷，她做不出雍佐这般轻松的表情，又怕被他看轻，赶在眼泪掉下来前低着头说了句“你放心，我绝不会再纠缠”，就推门下了车。

她走得太急，不出五十米就被迎面而来的自行车撞倒在地，自行车上的学生赶紧下车道歉，喻白挥了挥手，顾不得膝盖上的疼痛，挣扎着起身便走。与雍佐相识至今，在他面前她从来都竭力展现最优雅得体的一面，想不到两人的结束竟是这样的狼狈不堪。

雍佐到底还是下车跟了过来：“我送你回去吧。”

喻白恍若未闻，直到被他拉住才说了句：“多谢，不用。”

雍佐笑了笑，俯身查看她腿上的伤口。

比起前一段的凭空消失，她更加不能忍受再见面时的若无其事。瞥见喻白微红的眼眶，雍佐抬头笑道：“你都多大了，擦破点皮还掉眼泪。”

喻白正要出言讽刺，雍佐的手机响了。电话那头不知说了句什么，竟惹得他眉开眼笑，声线温和地低声哄：“还在外头谈公事，香橙蛋奶酥是不是？这就过去，

乖点，别闹。”

放下电话，他立刻告辞：“我先回去了。”

车子转眼消失在夜色中，恨意与怨怒终于肆虐开来，喻白忆起十三岁那年的初遇，不过一句“小妹妹你好”，那个背着画板的翩翩少年就成了她整个少女时代最隐秘的欢喜和期盼，只可惜得偿所愿的最后却是一场徒劳无功的等待。

从火车上下来时七点刚过，盛夏时节的南方并不比北方炎热，空气倒是潮湿了许多，喻白不想麻烦暮晨接站，刻意将到站时间说成了傍晚。

这座城市她只来过一次——三年前与雍佐一起。第一次离开父母与喜欢的人的单独旅行，让整座城市在她的记忆里都充满了新鲜和甜蜜。

并不是休息日，地铁里挤满了赶着上学上班的年轻男女，只有她一个人漫无目的。暮晨是工作时间自由的插画家，喻白太了解她的懒散，买过早餐才拨通她的电话。

“不是晚上七点吗，难道我又看错短信了？你是怎么摸到这儿的？”半个钟头后，暮晨终于披头散发地赶到了小区门口。

“当然是你看错。”喻白不肯让她放下自己的行李，只把早餐递了过去，“我常常给你寄快递，所以记得地址。”

“又没多重，跟我还客气。”暮晨大大咧咧地接过手抓饼就咬，“这个时间你不需要上班吗，怎么突然跑到我这儿来了？”

“雍佐前天和别人订婚，我失恋了。”

暮晨错愕不已：“他不是你的那个什么山无棱天地合吗？好好的怎么会演变成男朋友结婚了，新娘不是你呢？”因为顾忌雍佐的爷爷，身边的人中，她与雍佐的恋情只有暮晨知晓。几个月来的唯一一次倾诉，喻白足足用了半个上午，向来咋咋呼呼的暮晨倒没有太大的反应，替喻白煮好白粥装好腐乳，才笑着开口。

“其实这件事不但不算坏，你还应该庆幸。怎么瘦成了这样？不就是个男人，多大点事儿，至于绝食吗！”

“庆幸？”不明所以的喻白用勺子搅了搅白粥，依旧没有胃口。

“顶级名牌人人都喜欢，可喜欢归喜欢，用起来却未必合衬，在一起三年，连你是他的女朋友都不肯对外公开的男人，再出色也不值得唉声叹气。”

“他有他的……”

“他有他的顾虑？就知道你又要说这句！”暮晨“切”了一声，将“又”字咬得极重，“如果他真的爱你，纵然有天大的理由，也绝不肯委屈到你。”

喻白不再作声，低头吃了口白粥遮掩脸上的落寞。道理其实她从来都懂，却总

会忍不住替他辩驳。

暮晨怕惹她伤心，迅速地转移了话题：“你以后打算一直在图书馆工作吗？女孩子待在大学图书馆是很好，不过你是学飞行器设计的，差得远了一点点。”

“我爸把我安排到图书馆做管理员就是为了让我安心复习，明年还是要考研的。”

“以你的成绩考你爸妈的学校明明不该有问题，今年没考上是不是受了雍佐的影响？让你不要放弃保送本校你不听，非要为了方便见他往回考。”

“我遇到了绑架，专业课根本就没能去考。”

“绑架？”

“他们找错了人，搞清楚后很快就把我的放了。”

“我就说呢！我的稿子再也不能拖了，你先休息，傍晚前一定搞定，晚上带你吃大餐去。”

“工作重要，我正好想自己去个地方。”

并非旧历初一、十五，又是阳光炙热的夏日午后，寺庙里难免有些冷清。

相识的时候年纪太小，十年的共同成长让她与雍佐拥有许多相同的喜好，比如每到一个地方总会先去看大学、图书馆和寺庙。这些年，雍佐带她去过很多座寺庙，唯一记忆深刻的反而是隐在山中、并不出名的这里。

正殿后方有棵明朝年间种下的槐树，枝桠上挂满了祈求平安及姻缘的红布条，有个穿蓝色娃娃裙、五六岁大的小女孩正闭着眼睛摇摇晃晃地从五十米外的地方往树的方向走，走歪了摸到旁边的铁栅栏，睁开眼睛嘟着嘴向等在一旁的爸妈抱怨：

“又没摸到树干，今年生日是不是不会有漂亮的大蛋糕了？”

把写着心愿的红布条挂到树上再闭着眼睛走五十米，如果可以摸到树干愿望就可以实现的传说，当年的喻白并不相信，雍佐却极力怂恿她试一试。指尖触到粗糙的树干还没睁开眼睛的瞬间，雍佐的吻就落在了她的腮边，她讶异到忘记害羞，结结巴巴地问他在做什么，他笑容浅浅，说恭喜你实现心愿。

她恨他偷看自己写的红布条，雍佐却笑话她实在太矮，踮着脚尖也只能系到自己伸手可及的地方。

如果一早就知道期限只有短短三年，她情愿当初写下的那行字他从未看见。

喻白不记路，下山的时候走错了岔口，从另一个山门出去才发现根本不是来时的街道。

找不到地铁入口，公交只有两条陌生线路，出租车连一辆也没有，跟着步行导航却越走越偏，无奈之下喻白只好打给暮晨。

暮晨来到这座城市不足一年，同样不熟悉，正在电话那头胡乱指挥，远处就有一辆出租车开了过来，喻白匆匆挂断，招手拦车，离近了才看清车内载着客人，出租车呼啸而过，跟在后面的黑色宾利却停了下来。

仔细地辨认过车牌，喻白才渐渐平息了心跳。车窗缓缓降下，驾驶位的年轻男人探出头勾了勾嘴角：“咦，原来是你啊，又见面了，可真巧。要去哪儿？上来吧。”

几个月前被误绑的经历让喻白对陌生人分外警惕，即使对方衣冠楚楚、相貌堂堂，她也转身便走，不敢搭话。

见那个人下车追了过来，她边暗暗拨通暮晨的电话，边回头说了句：“先生，你认错人了，我们并不认识。”

年轻男人笑得一脸无害：“小姐你难道有用克拉钻砸不认识人的习惯？”

“啊？”

见到对方从西裤口袋里拿出的锦盒，喻白仍是沒有反应过来：“这个怎么会在你的手里？”

他脸上的无害立刻变成了无奈，再次提示道：“前天晚上，学校湖边。”

看了眼不远处的那辆黑色车子，喻白终于想了起来：“你就是坐在车里的那个人？不好意思，当时我认错车了。”

“砸过来的又不是砖头，用不着不好意思。这种品质的克拉钻你要是还有，再砸一次我也不介意。”他笑笑，将锦盒重新装回自己的口袋，“初次见面就收了你那么大的礼，请顿晚饭还是要的。我叫唐睿泽，你呢？”

“那颗钻石我不是要扔掉，是要还给别人的，那个人的车子和你的刚好型号一样，你又停在了他常常停的地方，天太黑我又想着别的所以没看清。”

“扔出去的东西泼出去的水，你不但砸肿了我的额头还间接害我丢了女朋友，只用颗小石头作为补偿已经是天大的便宜事儿了。”唐睿泽开门上车，将头伸出租车窗，笑得颇为无赖地露出了男人少有的深酒窝，“到底上不上来呀你？我赶着去吃饭，这地儿不好打车，不是所有过路人都像我这么好心，一看到有困难的人招手就停车下来帮助的。”

喻白急着要回钻石，迟疑了数秒，还是拉开了副驾驶的门。

一个小时后，喻白、暮晨与唐睿泽一同坐到了凯撒酒店的自助餐厅。

趁着唐睿泽去拿菜，喻白低声向暮晨抱怨：“我本来是想拿回钻石就走的，都是你非要跟过来凑热闹！”

“我这不是关心你吗？谁让你在电话里那么大声地嚷嚷什么‘我不认识你’！”

我还以为你又遇到歹徒了呢。”暮晨看了眼不远处的唐睿泽，一脸花痴，“一失恋就遇上一个同样刚刚被甩的极品优质男，这种好运气你以为天天都能有吗？天上掉了块狗头金还不赶紧好好把握，念书念傻了吧你！”

“我只想要回我的东西，对狗头金完全没有兴趣。”

暮晨觉得她简直无药可救：“拜托！小姐，你急着要它回去到底有什么用？不会是想借着物归原主的机会再见一面吧！人家雍二少根本不会在意，以他的身家，送给那位未婚妻的订婚戒指说不定都不会少于三克拉。与其送上门去讨没趣，还不如直接扔了省心呢。”

“我怎么会再纠缠雍佐。这颗钻石对我来说意义特别，找不到就算了，知道在谁的手里自然是要拿回来的。我总觉得这个人的行为很奇怪，你说他为什么怎么都不肯给我呢？这样算不算非法侵占他人财物，要是他执意不还，报警有没有用？”

正端着盘子往回走的唐睿泽听到后一句，还没坐下就挑眉反问：“东西是喻小姐自己砸过来的吧？”

“是……”

“喻小姐不乱扔东西我就不会被坐在后座的前任误会，更不会无辜地被抛弃对不对？”

“对……”

“我受了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打击，向你讨点东西回来当精神损失费也是应该的吧？”

“应该……”

“萍水相逢，看到你搭不到车，主动停下帮忙，带你和你的朋友过来吃晚餐，我也算是个好人吧？”

“算……”

“那你还要恩将仇报地为了那么小的东西去报警？”

“对不起！”喻白羞愧当地低下了头。

“这不就结了！”唐睿泽又露出惯有的微笑，“这家酒店是朋友家开的，自助餐厅的菜色也同样一流，多吃点，别跟我客气。”

赠
你 喻白不愿放弃，试着同他商量：“我可以去跟你的女朋友解释，就说是我不认错人，并不是你送钻石给我，我又丢给了你。”

以
美 “不是女朋友是前任，我对已经成为了前任的女人毫无兴趣。你非得要回钻石也可以，不过总得另外补偿点别的什么给我。”

华 “当然可以，你想要什么？要不把它按市价卖给我，我的存款没那么多，分期